

王鳳洲綱鑑會纂



西晉紀

秦河南洛陽近

世祖

武皇帝

司馬昭

之子

武昌

九歲

立

太子

武

昌

國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其

儀

不

同

晉

主

之

都

有

司

秦

東

宮

施

故

二

傳

卷之三

司直
之

殺其故立進縣令劉友司隸校尉李熹劾奏故立進令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宮稻田詔曰友侵利百姓宜誅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熹尤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教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司馬公曰友之大本在於刑賞財貨不明故何以成武帝故山濤而廢李熹其於刑賞失之矣使李熹言是則濤不可赦非則熹不足廢且西臣同罪朋友誅而濤不問過貴賤聽可謂平乎

晉徵後為李密不至晉主徵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願影無倚然而不懼者以無後此於人故也按李密陳情表云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食逮臣密今年四十九有四時有祖母無臣八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所自光武宣布恩徵錄選之於東莞國歸之于陛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也嗚高私情願乞於

禁里氣範

卷之三

考課即事

太康大
保吉休
以之不
德流在

羊持
祜
安
懷

江漢

卷之三

卷之三

不
當

社櫻良時

卷之三

守國之末

事君犯而

宜興
十七
年

見東南

壬辰晉始八年。吳風元年。二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本又且逆貳之女也。晉主初欲為太子娶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賜陽后左右使后詳納其

可五

晉而巧氏問鐵木伐羊不謙
何拙於論蘇柿吳祜謙言唯患
如於策羊頹桷波濤謀
謀吳祜濱江工

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
賈氏種妙而少子醜而短黑
后固以爲請荀勗等皆稱允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留
完復居舊仕費祀年十五長才忽多權詐太子疑而畏之○晉散騎常侍鄭徽以罪免書之所以示
不己徵請罪之晉主曰忠讞之言唯患不聞徵職委奏可免其官○晉以王濬爲益州刺史初濬爲羊祜參軍祜深知其才嘗曰濬有大
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時晉主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爲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奏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大作舟艦船也
四方施板以舉時作船木棹敵江而下棹音肺湖木板樣也吳建平屬湖廣荊州府太守吳房取流棹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
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乃爲鐵鎖橫斷江路○蘇頌曰羊祜爲夏陽守知吳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
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賣弄苟辯之後世皆爲心病其賢吾論祜於後吳而歛於謀晉何以言之
之後荒其不若范增於庸子疏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使此尤尚在相持而不敢進雖有賢君可也吳亡
滅吳之所從致也祜不處此而枯銳於文子也達矣

八月吳主徵西陵督步闢闢世在西陵猝被徵自灘有謠據城潯晉晉以閩為都督西陵諸軍吳陸抗討之晉主遣羊祜救之不克抗遂拔西陵誅閩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力志亦張大張去聲心也使衛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晉書安車東至輪青蓋車皇蓋當入洛陽吳陳頤曰青蓋入洛者折翼之事也忤自修也之後人果辟晉于吳主不修德政專為兼併之計○丁奉曰抗之亡而後世少關羽之興與未識能無道乃者

其可望不可知。愚哉其君也。可王而不以仁恕而为心。於後無悔焉。此所以成也。哉哉哉。

年祐歸自江陵刈穀為糧皆計所侵迷賂償之每會眾江沔游戲常止晉也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屬而為晉兵所尋者皆羨夏一令

達人皆說服祐與陸抗對竟使命常通抗遺枯酒枯歎之不疑抗疾求藥人告古之以人莫具之謂已合先刀又一人更之曰是

羊叔子戒羊祜。祜告其母曰：「皮薄而毛厚，不若羊叔子之皮厚而毛薄。」

與陸抗使司馬通美剛矣而非將軍帥保不之平出也故君子以羊舌亮氣弘後竟立名著于漢室而子雲之賦亦流傳于當世曰陽明以才德兼備人主之懷良久人謂之曰子雲之賦固已好矣但不知其人何似也

王夷不附結中朝，權貴自是深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祐，陳事解甚清祐不悅之。二拂衣去。祜顧謂客曰：「王夷薄行方當以

王當國年公無恙也

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竟充與朝士宴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勞食節為無天也充曰高貴而下物能主

自古皆有好之者，必有能之者。高貴卿，人也。豈不以爲子房、蕭何在焉，而高貴卿獨無所成乎？

人自古有好惡之私，不無一毫私於所居者。故走卒等已而

賈郎諫孫皓之荒淫無度曰長江之險不可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航也吳主深恨之

英晉秦武始元年晉以鄧艾孫明為閔中[○]善法[○]拜官未有名譽某[○]者書鄧[○]議[○]即授之上流貢郎之官晉書卷一百一十四、志文三

問合事中興建以諸葛亮之名蜀曰吾猶不得亮
而猶得亮則吾猶可也此公無疑矣

其杜更可尤廢而功矣。羊履庵屬周同之社星國西西陸君哲仕仁二塵昇慶門不三元東有天山煙社
許張復事以充成業祐地兼行處機權奔之陵陵抗人招皆子至焉英人就徵師闢清地公傳預巧飾
賢時者黜易因請足拔三安電築諸之不宣宜公不就責急回跋七辟在時事
成限不就人節害危邁表平守謙免不放之

馮唐謂漢文帝曰陛下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為郎中○吳人多言祥瑞吳主問韋昭昭曰此家人宦宦中物耳吳主不悅後竟殺昭

於君子謂之士
吳大司馬荊州收陸抗卒時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敢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在西郵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吾有也臣死之後

乞以西方為屬音也及卒吳主使其子異景玄機雲之子分將其兵楊溫等善處○周飭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也久老嘆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頸虎長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發萬志讀書砥節勵行比及期年州府文辟○晉鄖陵公曹英平吳廢之英廢二十二年初司馬氏廢其君書平于原廟也

方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
孺贊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
庚辰二十一年初司馬氏廢其君
書平子存厚也

丙申晉天寶二年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祜請伐吳曰期雖天所授功業必因人而成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乘勝席卷江淮之險不如創制孫皓之暴過於劉備吳人之困甚於西蜀而大晉兵力威於往時不令之祭寧一四

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晉主深納之而議者多有不同費允荀勗馮紹先以伐吳為不可祐嘆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限於後時哉唯庾文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贊成其計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晉主初聘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家者晉主勿聽竟立后駿騎肆自得鎮軍胡奮謂曰卿恃女更盡豪邪歟觀前世與夫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丁酉晉咸康二年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為公侯半枯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誠心素著故特見由於分別之外歷事二世典職樞要凡謀議皆於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羊祜誠心

羊祜謀

戊戌

晉咸寧四年六月晉羊祜入朝面陳伐吳之計且曰謀之雖眾決之猶獨晉主善之以祜疾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

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妄人更平立今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木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

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蘇頌濱或曰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緣皓窮荒而兄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

蘇亦憂在平吳矣憂更平吳而晉亂乎且詔謂吳平之後當勞聖慮此言勇於滅吳其不苦范文子遠矣

秋晉大水螟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書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滙令饑者

得魚米螺蚌之饒比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以明年之丘也興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貢

其租稅此以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能水利在晉好左傳可以觀焉

可破敵故可以觀焉平江南可以觀焉不穿札制勝莫及何以觀也顧名號武庫溫公謂其巧飾碑頤在武庫南府治陽樂魏文帝所築高一丈金之可見孟津臺上樓閣其精巧確陽同醉跪晉王牀

前曰臣欲有所啟晉主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坐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覺其為太因

此不復有言晉主密封尚書疑事今太子次之肥地大懼情外人代對多引古義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如喜謂泓

遣人語妃云卿老故破汝家後遂即具羊冠今太子自寫晉主者乃以示瓘瓘以爲武庫所堪不堪爲帝嗣有此座可惜之語使

使楚王璡燒詔誅瓘子孫九人同被笞〇史臣曰帝聽之而至廢別立則瓘計遂而身安矣然一言階調爲帝所疑又爲寶地所忽而

瓘即出焉瓘之危和朝露矣若知其不可而見幾遁迹以避患之立也夫何復相於患而竟棄之至哉

十一月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以雉頭毛晉主焚之於殿前殿敕內外敢有戲殺異服者罪之

○晉鉅平侯羊祜篤舉杜預自代乃以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晉主哭之甚哀南州民聞祜卒爲之罷市巷哭聲

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在襄陽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按羊祜每登

鄧湛曰由來賢哲鑒此者多矣皆湮沒無聞甚對曰公德冠四海聞室當與此山俱傳祜沒衆人感其德立碑而無子祜意蓋以漢王徵冒稱故其子孫追冒姓劉氏後人謂同門生曰吾嘗恥隨陸無武隨周無文謂祜沒衆人感其德立碑而無子祜意蓋以漢王徵

業終淮過文帝而不能與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晉主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已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

己亥

晉咸寧五年晉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胡之亂也

初漢高帝紀三年胡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功而雋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嘗恥隨陸無武隨周無文謂祜沒衆人感其德立碑而無子祜意蓋以漢王徵

冒稱故其子孫追冒姓劉氏後人謂同門生曰吾嘗恥隨陸無武隨周無文謂祜沒衆人感其德立碑而無子祜意蓋以漢王徵

嚴防内外之
見甚明所

形之競殺人侍子子晉主曰渾言是也會約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後卒立胡內外之防也自曹操分立以爲五部處之内地種類漸繁晉氏繼之莫知所革華是在之臣方且文學劉淵門庭之才雖彼之先見甚明無赤米焉得正使吳主每宴華率子弟還之出塞嚴爲限隔時過晏也觀網目所書五胡之亂自此光矣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後各奏狀失敗或成令人而醉或鑿人眼肉是十下離心司過晏之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

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王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
顧陛下無失事機晉王於是決意伐吳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

外釋外推十
儒吳宣粹有
以內敵人
為要十九

兵強吳主淫暴誅殺賢良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山濟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盜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宣非等字按春秋叔孫僕伐鄭子房文子不欲戰曰自非聖人外盜必有內憂蓋山濟可謂明矣然吳則外備武想僕寧安寧豈無所恃而有此歎可惜之語何嘗不釋吳勿伐以為外患豈非計之愈乎厥後吳平晉武道肆淫侈伏滅是時帝之聽謀疏翼皆不足以維持一日遣王由袖直正軍士負

良臣皆是
二子之第
孰優天下強
羊皆是

晉理守之當
詔議省
員史不如
事不

書監苟助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事不如清心昔蕭何漢戴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筆墨細苛有小失變常以微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閫臺三府所謂省官也若天下之更迭省其半恐郡國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也○甚甘泉曰苟陽之惰官省事其說是矣而清心之說曷其然乎必如董王公都所謂正心以正朝廷以

清心不妄
張悌凡節
所向皆克
伐吳橫江
鎖鐵

正百官見其事不甚宜非正統改前此惟晉主至是役並吳混一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庚子晉世祖武皇帝大康元年司馬篡逼之猶實非正統改前此惟晉主至是役並吳混一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叛也所向皆克吳人於江噴要害之處水深有石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鋒芒銳者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為之笮筏也數十萬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

卷之三

轉首復而云反置署又作火炬人以火燒宋軍在之淮以麻油遇鎖燃炬燒之須臾火液斷絕易勝也出於是無所破潰遂克西陵荆門今荊州府夷道諸城杜預遺周旨等帥騎反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在東縣城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預進攻江陵克之於是州郡皆望風送土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乃謂眾軍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者

處名張處
死佛貴博
審知恐
得

泊風正

吳人於淳化攝都還都者在後方曰攝都者在前半者在後亦明也淳化初自武昌流移危聲遠溢至三道并有之是時吳主得其兵數百謂吳主曰北軍師萬人禦之象與望旗而降淳安軍滿江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以請降吳本嬖臣李存勗以爲不得好與兵自爲衆患苦至是殿中不無百人謂吳主曰北軍

上清入石
贊者之知

謂英真逆體可謂

主日近而不失不舉刃而坐恭合耳只資舟師過三山太平州軍遣人要會鑿過論事資帆直指建營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公謀效也入於石頭浦縣城名在吳主晉時西此一旅之眾帥許保孫之龍易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張衡非吳臣臣歷年國曰破壞虛心也胡致堂曰古人之和其無明而有勇能如是乎死有別揚薄於南海傳祚累世宜矣侯官崇官明惠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賜假道之恩殘虐深於桀

主日近而兵不舉刃正坐奉命只分舟師過三山太平州營軍遣人要會審事漁帆直指建紫旗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敵謀謀草入於石頭浦城名在吳主皓面縛與襯詣軍門降時出吳則其功固列矣論功行賞於人斷案也第一旅之眾脫其跋扈致身不苟貪失節以負名號知顧可謂列丈文矣又崔大猷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已有劉揚渾於南海傳祚累世宜矣侯官崇寧明惠較次有先世之風歸命賜假道殘虐深於崇寧

劉毅論
於損政之說
其道有入其
詳可得聞

九品八損

魏評先行
後言日日
未果事日

非常宜備
暮夜宜備
奪我鳳凰
池如封建親
下固上安
聖王執要
於己執要
則見書輔政
則見是舉朝
無人失所付
說之意書輔
政而不書受
道則見命出
非正未嘗親
授領託之意晉
氏之寵已光于
此矣

為社稷莫
如封建親
下固上安
聖王執要
於己執要
則見書輔政
則見是舉朝
無人失所付
說之意書輔
政而不書受
道則見命出
非正未嘗親
授領託之意晉
氏之寵已光于
此矣

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孝惠皇帝○諱哀字正度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每而崩壽四十八年太陽陵按謚法安氏好與曰惠

庚戌永熙元年四月帝崩帝宇量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喪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詔以楊駿為太尉輔政訖大旱也自漢以來率以名德重望居之亦未有獨任其責者是時晉武迷亂政由中出故書以楊駿為太尉則見是舉朝無人失所付說之意書輔政而不書受道則見命出非正未嘗親授領託之意晉氏之寵已光于此矣○史臣曰

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其自頌社稷之福也陛下何衰之有帝收淚而止微舉動以禮鮮有過事賢也至誠且賢徒以苟濶漫酒于席終不死盡無益

於國事以謂之嗣也乎

於國事以謂之嗣也乎

乙巳六年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平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鄧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考其才德以為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奸敗日滋劉毅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侵虧易地首尾倒置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不獲上聞四也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五也抑實名而隆虛長浮華而廢方績六也不問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奸虧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葉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帝雖喜其言終不能改

丙午七年司徒魏針罷舒少遲鈍不為卿親所重年四十餘郡舉孝廉宦以舒無學業勸令勿就舒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司馬昭辟為參軍府朝辟矜未嘗是非至於興廢大事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及晉代魏乃遷為司徒至是稱疾遜位許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街班與書曰母與子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馬在後矣

己酉十年十一月尚書令荀勗辛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草管機事及遷尚書甚間與長人有質之首勗曰

奪我鳳凰池俗謂諸君何質耶○初帝以才人婦官名晉武常卑漢魏之制子三夫謝政賜太子生皇孫適以律宮中當夜失火帝登

樓望之適年五歲羣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道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

太子不才然恃逼急故無廢立之心帝為適高遷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為之博寔以時俗喜追少廉讓書者宗譲論以

為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於勝己而賢知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條之則讓之者多矣馳驚進趣而欲人見讓

猶却行而前也○時又封宗室數人淮南相劉顥上疏曰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奉義而動者其力足

以維帝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獨以有為為其基此甚難陛下宜與這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

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眾是以聖王執要於己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

立教定制使遺風係人心餘烈巨幼弱後世憑之雖昏必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帝不能用曉謂○以劉渢為匈奴都尉淵輕財好

楊天長指
知人乃可
以得諒

二十四友

五月以楊駿為大傅大都督假銅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傳成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諫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從少府刺史數以直言諫駿人為之憚欽曰楊文長駿雖闇猶知人無罪不可殺不過疏我找得疏乃可以免不然與俱族矣駿辟王彰為司馬彰述不受其反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況楊大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專權自恣乎吾避之猶恐及禍余何慮其辟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八月立廣陵王為太子適既立以何邵和嶠等為師保初嶠嘗言於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及是嶠從適入朝嘗後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辛亥元康元年竇后凶悍多權畧每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駿所抑遂構駿謀反殺之廢皇后為庶人汝南王亮及衛瓘東政於是竇后族兄模從舅郭影權勢愈盛實識文弟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彭與石宗陸機弟潘安仁左思所依乃以華蓋忠室彌縫遺闕竇后雖凶險猶知故重華實機裝顧晉與華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華為侍中華蓋忠室彌縫遺闕竇后雖凶險猶知故重華實機裝顧晉與華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發明張華博物洽聞為晉名人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于胡致堂曰惠帝昏庸孽婦專恣行道如之矣司馬亮自説侯王入冠達楚璋就國代領其兵先事利人疾雷不及掩耳遂廢竇后如反掌耳乃造故不果使奸人徐晝計謀內交賈氏反為所制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亮之謂乎甲寅四年司隸校尉傅咸卒咸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丁巳七年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初秦雍氐羌反及其帥齊萬年有取七萬梁王形夏侯駿使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初為節法勦不獲報咸梁王形嘗遣中書令陳牢表處忠專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朝廷不從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宣制於人此成禽耳處攻萬年斬獲甚衆絕矢盡收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亦不能罪也○九月以王戎為司徒戎為三公與時淳沉無所匡教委事僚友僚同也為吏部尚書其屬東安王錄裁煩一詔則建歸其家又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武帝明達喜謀能斷大事承魏氏之奢侈刻斂乃屬以於儉平吳之後天下大安遂急於政時耽於游宴○賀喜贊曰晉武帝即位以寵寵書以後黨親貴當義章至廢精謁行矣既而寢疾留揚后辭為語○楊毅輔政中朝之亂實始於斯王而失無翼之謀昧於防患專寵劉淵而基蕭何之禍網目每深憤而備書之蓋以位為樂無深長思雖能閑劍帝業身沒而天下大

萬物皆有以有
於利害必由
於利器必須
於制器者皆
有者皆
謂之機制之
於其業之當
者得失何
謂之得失
謂之知理
盡說沉寂
有文真才
流波江水
有道之書
為人之善
人之德宜
告中帝王

也。卓因醉後至寢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憐明日視之乃率吏部也藥展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時以化生賢者時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蔚而貴矣王衍之徒皆受惠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廢弛職業棄穀晉書崇有論以釋其敝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絕無也談者深外有形之禁盛稱空之秀遂薄綜世之務貶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拘名利從之於是立言籍為虛無謂之妙玄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戢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賣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顧論不能收人謂頌為富人之林長卿則曰頌若武威五色皆淵論廣矣而不吉時

胡亥室曰何安之論見於無道以虛空為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裝顯之匈見於有道以形而下者為體而存於虛空之底空虛之極未嘗為形而器者也而造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當也雖開知知理矣故秋有則有未無則無而形器者失之空虛之底空虛之極未嘗為形而器者也而造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當也惟有是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鄒九峯曰王成仕請曉達外與內之別西漢書謂風憲百官皆無為一旦貴賤登車率皆不以爲事天下之士不可謂有貪心自私矯厲會計鑽削一舉兩得能與者有矣以之之中又益各部員制而考之用賢則相得而考之不相通也顧有乃貪心自私矯厲會計鑽削一事者古未聞而思爲之是以流弊舉止等若入布之義者有矣一吾當其病况所引述而印可非能與者有矣以之二十六年正月將軍孟觀擊萬年獲之張華爲觀沉毅有文武才使討齊萬年觀牙當突厥大戰數十皆破之○太子洗馬東宮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從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之高祖而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麴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故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賓之至也古者利見握手而邊城不能固守強暴爲寇而兵革不加遠征期令境內後安疆場不侵而已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逼國擇禁虜房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安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敗遷之畿服庶哉督悔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畜育農原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狡憤然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間掩不備之人收載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復羣旅懷土之思擇我华夏繼斧之憂更此中國以安四方於計為長朝廷不能用○丘瓊山曰晉原平爲羌卒對

本更相寫訖有如互市賣郭忠橫貨賂公行萬幕作錢神論以議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取方圓觀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享無勢而然排金門人紫闈宮中居可使安死可使活貪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小淨非錢不勝幽帶非錢不拔然雖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按碑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錢神有論官之邪也賂之章也孰是焉夫君子非無順之志而無令德之難晉之在位清虛曠蕩其德無妄又惟時是當此風俗所由壞而自底滅亡也○時朝廷以苛察相高每有獄議各立私意刑法不一獄訟煩興尚書劉頃上疏曰

尚書張良等推射
不實，不可用。華
中正制

賈河母

謂官沼畔
人木嚴

2. 壓不風

近世以來法斬多門令甚一吏不如所守下不知所避天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若張釋之妙化雖之平也理有窮塞故使大臣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若漢高幾下公之為也自非此類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可以言政矣乃下詔即令更復出法取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以表願為尚書僕射願后親屬即願母也且推皇素隆乃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仕門下事願上衣固解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宮中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倘一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願不能從時願鴻臚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解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成先華而不實表進民願憇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宣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嘗恐且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塞震而就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秦始皇所鑄銅駝二置宮門在宮南會首頭灭路相對俗語雅化即金馬門外群駝頭銅駝陌上禁少年蓋古人物之盛也其後人於張華忠以華頑陷附漢時所鑄銅駝耳持張華強記默識博學聞四會無比辨別人子產宜也然華而不實有如華忠之譖而卒不保其身也惜哉○唐荊川曰賦后而託疾以辭辟索靖知晉室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而蔽人可謂見幾矣然既與而作不俟於日此所以為君子也何彼二人者晚節末路沉淵利祿忠為劉蕡之臣時遭王顥而各死於賊手其譖異乎君子之見微二人歟

庚寅元年賈后毒殺故太子遹太子非后所生既廢後趙王顥殺秀等勤王廢殺后收殺華表願等皆殺之石崇潘安並遇害初豫為小史甚廉達之崇之掾政陽建素與倫有隙崇妻安安妻綠秀才崇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之不與及淮南王允討倫不克敗秀因誣宗正建奉允為禍收殺之崇嘆曰吾兵不足性及敗云謝母曰負阿母逆皆族誅○胡致堂曰凡謀討逆亂必有詞趙王顥母嘗責其子曰汝豈能超世國家至矣昭著以太后賜心自盡非惟家私貴也

卷之二十一

心又足以肇劫民歸而舍君如之

十一月立皇后平氏女秀之黨也

辛酉永嘉元年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殺太孫臧以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之為卿將奴卒不加爵位每朝會招婢盈坐

侍中中常侍冠也招取其內勁悍而外溫潤婢取時人為之謗曰招不足伺尾贊也言小人多齊王同等起兵討倫殺之孫秀伏誅迎居高潔深於威而不食此因物生義故以為冠也

帝於金墉城即位○六月以齊王同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顥為大將軍河間王顥為太尉各還鎮時合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丈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末戰也○故名說問奉領兵權入表亦勤頤固問聞者憂懼虛土謂顥曰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無兩淮不俱立且因大祀徵疾求逮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顥從之表稱問功德宜委以萬機即辭歸鄴由是士民之譽皆歸顥○問辟劉毅為軍諮祭酒發効孤貧食曾祖母以孝聞人以穀帛遺之毅受而不謝直云侍後貴富相酬耳及長博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儉而不漏清而不介望之顏然而不可侵也

壬戌大安元年立清河王覃為皇太子齊王同被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顥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為皇太子○十二月河間王顥使長沙王入授齊王同○發明云齊王騎着懷牒自取亡滅顥不守藩國稱名舉朝問既得志驕恣擅權中外失望侍中皆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舊戒也豈願陛下無忘金墉帝于金墉大司馬無忘顥上上策今顥所破大將軍無忘黃橋成都王顥討趙王倫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問狀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待枚三臺選舉不均娶寵用事南陽處士郭方上書諫曰大王安不慮危無樂過度一失也空夷不靜不以為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耕牧四失也義

五難四不可
行其難而
不以其難
於前不得
尊美子極
太伯子橫
於前不得
尊美子橫
太伯子橫
於前不得
尊美子橫

且平昔所好尚虛室淡雅之士未如收仰遇之以盡景文式為比標不爭端於是虛己獻謀或成鄙諂委愧而去以恩相於猶諫者詳遂使獻王國絕不祀良由生長富營不公義任明義理故也昔故直

百歲兩端

華亭蘭喚
兄弟之世

沙王入奉帝及領兵戰於建春門大破之領都督陸機戰敗機初與宦者孟玖有隙至是玖譖東頴曰機有二心於長沙孫秀等素詭事政相與譖之頃大怒使牙將兵收機械聞秀至釋戎衣與秀相見為股解頴既而嘆曰華亭名鶴唳也可復聞乎秀收其弟雲皆殺之擇云皆陸抗子又收璣司馬孫拯下獄獄吏撻拯數百兩踝腿內外裸身旁目骨見終言機冤更知極義謂曰二陸之社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嘆曰陸君兄弟之奇才吾素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以等令獄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嘗送辛晉詣獄明

問王偉元
猶延祖二
出處何

右欲浣帝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陳登上宮之上官姓
耶○史臣之董叔并序而並見稱者時著芳名豈不以君父所
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詔式殊音而並美或有論
篤論夫君子也可鑒乎安可享其榮尼乃遠其褐進退無據何人立人
稽生之隙牙全節用此道也

宿生所
金節
在賢三英
武超世英
劉淵請就
國難以赴

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及太子。○劉淵自稱大單于初太弟顥表匈奴左賢王左右騎王右接左賢王以次當為單于也劉淵字元為冠軍將軍淵

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今吾衆不減二萬奈何欲手受復仇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喻亂如麻湯之罪也復呼延氏本曰昔見之淵白顥請歸余並許及王沒東羸公騰起兵淵謂謂曰請為殿下還說五部

其黨呼延攸呼衍後入中國語轉而為近耳謂鄧見之淵白顥請歸余並許及王沒東羸公騰起兵淵謂謂曰請為殿下還說五部

以赴國難二賢之首可指日而懸也顥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在遼東二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向之間有眾五萬還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乃建國號曰漢即漢王位改元元熙按御康節御西晉許無水可免元海頭益以元年倡

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頃昌難以繼述魏雖分其家為五郡但大率皆居晉陽平子左賢王

王治之不善其子淵段稱漢紙溫中原遠二帝之後虜徙之毫筭一至于此百代興滅殊可痛心也○丘濬曰昔五胡亂華劉淵其

居中國歷三朝幾二百年然其桀骜好闖之習猶前日也以夷之姓固華之俗用夷狄之伍薦做中國之位號而華人之不道者人為

其禍尤深論所以其毒尤甚

其禍尤深論所以其毒尤甚

劉淵子聰聰禹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書字三百斤顥以聰為積弩將軍○幽并兵至郭顥奉帝還洛陽王沒大掠鄴中而還張方擁兵

專制朝政太弟顥不得復得預事詔太弟顥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劉淵聞顥去鄭歎曰不用吾言遂自尋遺算才

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教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

鮮卑烏桓戎之氣類可以為援柰何擊之開曰大夫當為漢高祖武平韓邪何足道故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國號大成雄巴陵人李持第三子也雄平子鄉之其弟期扶班自立漢王○漢寇太原西河郡漢王淵遣司馬

寇太原取涼氏龜蹄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費渾不降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曉而哭曉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焉

曉望有種子追還降祿四等收渾屍葬之愚按費忠臣與妻同死節也○郭大有曰費渾可與語以身齊家之事矣守節不屈於窮夫之烈夫婦同死節義成雙

持書以為風範之勸也

乙丑二年夏八月東海王越與太宰顥更相攻擊鎮南將軍劉弘上表曰自兵戎分亂構於羣王載臂以求骨內之禍未有如今者

也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文飼自效於木粧者也按史記陳軒告秦惠王曰莊子欲刺虎館堅子止之曰萬虎方且食牛甘心功今劉弘謂羣王與謂宜速詔超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休分崩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不聽○陳敏據江東反劉弘割督荆州

軍事遣江夏太守陶侃討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寵母子之已久必無是也

侃聞之遣子洪祐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冠武昌保舉之以選步兵戰艦或以

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屢破之初帝還起兵討之太宰顥殺方送首于越以請和想不許成都王顥再大安九年平元年成漢平元年二十五人兄弟相屠惟存○黃氏曰同為大司馬不知同胞得志是又一倫也所王正與捕盜之役也

入計問不知便之既得志是又一同也長沙王乂既元復以成都王顥為兄大弟不相如顏得志是又一倫也所王正與捕盜之役也

其與漢之大臣既誅諸呂而復却脣王禍根一朝而覆者豈不篤哉連謀至於此則知平帝直杜根臣故社稷之危不旋踵而失

晉朝無社稷臣故國家之亂終無自而治也

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平是時天下大亂弘嘗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叮嚀數
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贊猶勝也即從事都督屬官凡有興發必啟節從事分行○十一月帝食餅中
毒而崩或曰太傅也侍中華混露板詔告大傅越召太弟策入宮即帝位皇后曰惠皇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懷胎始還舊制於東堂聽政每
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農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敕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史斷曰惠帝昏愚不辨耽學雅在掌下疏出房門忠賢
莫能詰問東奔西竄受制于人莫適為上上不保母后次不保妻子終不保其身食餅中毒不知其端議者謂足以報曹氏受制于司馬懿之陰謀哉

重訂王鳳洲先生續錄會纂卷之二十五

孝懷皇帝。煒熾字豐度。

謂足以報曹氏受制于司馬懿之慘狀哉

孝懷皇帝。暉，字慶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惠帝無嗣，繼立為皇太弟。至是即位，在位六年。為漢將執驍殺之，壽三十。○按謠法：慈仁短，按曰：懷。

丁卯永嘉元年（漢元熙四年）三月立清河王覃弟詮為皇太子。○太傅越出鎮武昌。帝不親贊大政，留心庶事。越不說，固求止。善帝從之。○七月以鄉郡王肅為安東將軍、安東晉州名令，督楊州鎮建業。家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肅名譽素輕，兵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因說客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壶為從事。王導說客諫之，接士儉以足用，以清淨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荀勗擊破沒桑石勒，降漢威名甚盛。用法嚴峻，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晦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承之，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晦杖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衣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有罰道將也。荀晦。○十一月以王衍為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宣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衍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工漢之困，青州有貧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禽獸之居，惟處之時。仲明大義以致止之，而其無一詞，及為三公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以觀禍福。○丁南湖曰：禽獸之居，惟敗所不歸。爰及禽獸之下，不終執狩，行之審而富之，虛也。豈不深謀乎？世之成敗，全乃陰營三窟，惟其子孫相繼而為後免。耳。惟其全，乃陰營三窟。惟其子孫相繼而為後免。遇大難之正此三人之謂也。

張軌遣將為光寧兒襲殺之禍滅族後行遣石勒之叛營造焉之役殺之反叛則發屋倒戶而殺許曰雖唯免遇大獲之正此三人之謂入蜀慕容西自稱爲王大單于遼東侯居大棘城及帝世襲容爲大將軍子也不書見其立廢非惠帝意也○五月漢王備趨洛陽張軌遣都護北宮純入衛擊破走之詔封張軌爲西平公西行師指揮使司執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十月漢王備稱皇帝北夷也以其子聰爲大將軍

何曾曰食
萬錢子曜為龍驤大將軍
二年漢永鳳大傅越入京而受中貴之恩
番帝舅王延尚書可女并十餘人
帝旦嘗見流涕而一妾可貴之
案也勿可勞宜令之

自趙以行臺
勒次於石勒
王情少無
王勒反詔
微兵入援
羽檄徵兵
自趙以行臺
勒次於石勒
王情少無
王勒反詔
微兵入援
羽檄徵兵

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司馬公曰阿曾義武帝崩情取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處子孫心與其父何其明也然身為替多使子孫承流以繼者亡族明安任繼且身為宰相知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因集衣冠人物別為君丁營以張賓為謀主并州諸胡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聞達有志常自比張子房及勒拘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授賓詔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按賓之才自子房之略則大矣而皆石勒所用高乎故漢以誠秦則爲計以智晉則爲謀其首歟

卒未嘗至平元年太傅越卒于項王所等奉趣還轂東海石勒帥騎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行等物武鄉居人先是嘗至洛陽時是時竟為其所害其上東門長嘯王衍謂其有異後壯皇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屬陽王乾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而和之致喪帝室委棄來舉大節趙超凡他何足哉勒謂孔長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尚可存乎長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不可加以辱及使人排墻殺之墻倒也謂推倒其破越極焚其屍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扶晉將死顙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
相尚豈能幾力以匡天下猶不可不至今日○尹起莘曰王衍風流雅正清名蓋世且首為三窟之計今乃為渴渴
漢主聽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一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從安三國是郡名始安王即此今為桂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先至冷陽以外繼不至掠而去帝具舟于洛水將東晏盡焚之未幾禡及曜等繼至晏乃先克宣陽門入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殺太子誥發撲陵焚廟納羊后遷帝于平陽封平阿公○荀松曰懷帝天資青郎少善英猷若遇承平足足守文之志而鑿東帝○丘氏曰鳴呼室中中國帝王乃為胡虜所執平阿公往然受之而擾亂之後東海太傅越也專政故無幽厲之釁有流亡之禍矣不知君死社稷之義其為中國羞也甚矣書之以戒萬世

是時海內亂獨江東長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鄉郡王睿收其駕復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謂之百六掾掾屬一百六人言置刀協下壘陳頤俱倫庾亮甘卓周訪陶侃皆與焉○八月漢主聰遣韓等長安克之以曜鎮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孫也之古與揚州太守索紳謀興復晉室至其帥衆向長安劉曜與疋等戰于黃丘曜眾大敗于是疋等兵勢大震胡秦王業于雍成鎮今在鳳陽漢石勒初為人所掠賣與其母王氏相失劉曜得之遣使送于勒固遺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故也成敗之數有如呼吸之則寒嘘之則溫今相授侍中領冀匈奴即將軍其受之勤報書遺琨名焉瑩寶厚禮且茂謝而絕之○周顥舞鄧邪王睿睿以顥為軍諮祭酒刑騎都尉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顥曰我以中國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其論世事是謂顥曰向見管夷吾管仲無後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